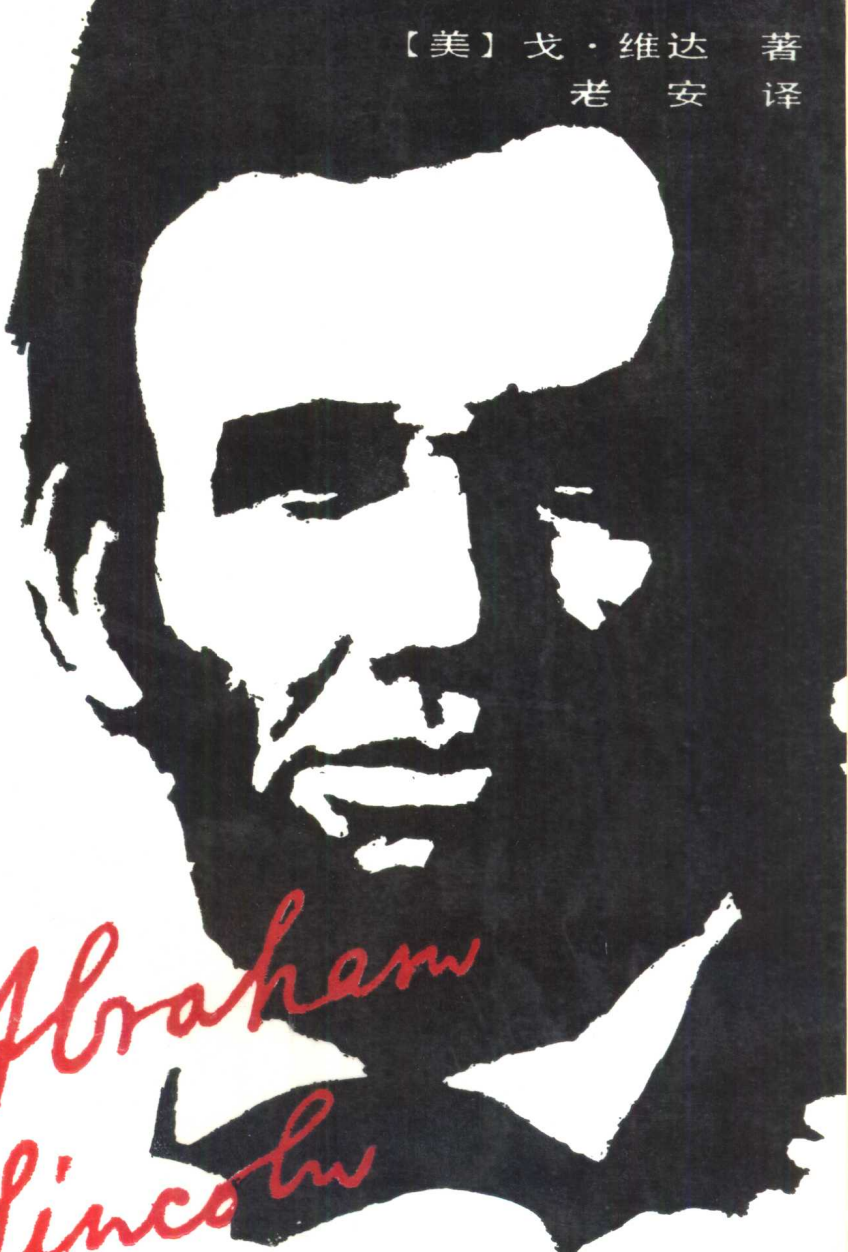


【美】戈·维达 著  
老 安 译



Abraham  
Lincoln

最佳美国历史小说



亂世大總統林肯

最佳美国历史小说  
〔美〕戈尔·维达尔 著  
老 安 译  
宝 文 堂 书 店

上  
亂世大總統  
林肯

---

最佳美国历史小说  
美〕戈尔·维达尔 著  
老 安 译  
宝 文 堂 书 店

下  
亂世大總統  
林肯

Gore Vidal

## LINCOLN

Ballantine Books • New York • 1984

### 内 容 提 要

阿伯拉罕·林肯甫就总统之职，美利坚即南北分治，内战烽烟四起，山河破碎。国难当头，国务卿阴谋架空总统，大权独揽；财政部长结党营私，朝夕觊觎总统宝座；议会内激进派多方掣肘，主战派不顾时势国力，主张与英法开战，转移国内矛盾；新军领兵主帅各怀异志，屡战失利，虽频频易马，收效甚微。对此内外交困之势，林肯以其江海横流的气魄，组建了强有力的政治军事领导核心，又力排众议起用了格兰特将军，方得力挽狂澜，维护了美利坚的一统江山。可是，伟业垂成身先死，长使英雄恨不休；罪恶的子弹把他打倒了……本书是美国最佳历史小说和优秀畅销书。

责任编辑：刘国彬

### 乱世大总统林肯（上下册）

宝文堂书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784,000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1.25插页4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压膜）1——6,100册

ISBN7—80030—121—4/I·82 定价(平)7.50元

伊莱休·B.M.沃什伯恩打开了自己的金怀表，只见蜘蛛脚似的表针正指着五点五十五分。

“你就在这儿等着吧，”他吩咐马车夫说。没想到马车夫却说：“先生，俺怎么知道你还回来不？”

“哼，你这个黑——”沃什伯恩想骂一声“黑鬼”，但是在“鬼”字就要脱口的时候，时时处处陪伴这位国会议员的天使，“谨慎”却使他吞气敛声了。于是，这位政界人士和高坐在驭手座位上的车夫之间，荡起了一股无声无息的寒冷空气。

沃什伯恩余怒未消，心脏急剧地跳动着，扔给了马车夫几枚硬币。“你就呆在这里等我回来，听见没有？”

“听见了，先生。”被严寒冻皱了的黝黑的面孔上，雪白的牙齿忽隐忽现。

沃什伯恩说完，扣上大衣的钮扣，小心地踏上了结着冰的土路。当时，这华盛顿市是正处在分裂过程中、共有三十四个州的美利坚合众国的首都。这条土路被人们当作了人行道，依傍着通往本城那座肮脏火车站的宽大的林荫大道。沃什伯恩一边走，一边把胡子抖松开来，想把脸弄得暖和些。

沃什伯恩走进火车站的时候，从巴尔的摩方面开来的火车正吱吱嘎嘎地停下。他聚精会神地察看着睡眼惺忪的旅客——一下车，后悔没带来少说也得半个班的联邦卫兵。本来嘛，现在车站上的警卫人员正好下了夜班，他要是带着联邦卫兵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车站集合，是不会有人发现什么异常的。然而，半官方的“国会二人联席委员会”另外的那个半数，也就是纽约州的参

议员威廉·H·M·西沃德，却挡了驾。他说：“不成啊，可别引起人们对咱那位来客的注意呀。有你我两人也就够了。”后来，神出鬼没的西沃德又不想前来车站了，所以，伊莱休·B·M·什沃伯恩只好单枪匹马勇敢地只代表众议院前来了。就在这时，沃什伯恩猛然看到一个风风火火的三人犯罪团伙。只见左边的一人，身材瘦小，目光锐利，一只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从那轮廓上看，他手里握的分明是一只短筒手枪。再看右边那人，年纪很轻，身材结实高大，两只手都插在口袋里——难道他手使双枪？再看中间那人，细高的个儿，头戴宽边软呢帽，帽沿儿拉得很低，盖住了眼睛，俨然是个江洋大盗。他身穿一件短大衣，竖着领子，所以衣领和帽沿之间，除了大鼻子和高颧骨以外，什么也看不到。高颧骨上长着黄铜色的皮肤，绷得紧紧的，象张鼓皮。又见这人左手里还提着一个皮包，不用问，里面装的准是他行凶作恶的凶器。

当这三个人走到和沃什伯恩齐肩的时候，议员忽然说：“嘿，阿贝<sup>①</sup>，我这两只眼你可骗不过呀！”

那小个子应声猛地就朝沃什伯恩转过身来，手也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半，露出了短筒手枪的枪口。这时，瘦高个儿赶紧说：“没关系的，平克顿先生。这位是沃什伯恩议员，是接待委员会派来欢迎咱们的。”

于是，沃什伯恩亲切热情地同自己的老朋友、新当选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握起手来。林肯是沃什伯恩在伊利诺州时的政界同仁。有人阴谋要在当天晚些时候在巴尔的摩对他行刺。

“这位是侍卫官希尔·拉蒙。”林肯用手指着身材最魁梧的那个人介绍说。拉蒙立刻从口袋里掏出右手，同沃什伯恩紧紧相握。这时，平克顿已经走到前边去了，正在仔细地打量着过往行人。他疑神疑鬼，竟使自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林肯说出了沃什伯恩的心里话：“平克顿先生是人们常说的侦探。侦探嘛，就总

是要小题大作的，可又想作得神不知，鬼不觉。”

林肯没有被任何人认出来，使沃什伯恩如释重负。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林肯这时放下衣领，竟露出了又黑又亮的小胡子，完全改变了原来的面形和表情，一瞬间，连沃什伯恩也疑惑起来了。

“你这胡子是假的？”沃什伯恩紧紧盯着林肯的脸问道。这时，他们正站在一幅巨大的标语牌下面，标语上写着：“欢迎新当选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莅临华盛顿。”标语牌上的林肯肖像，脸上没有留胡子，表情严肃，眼神儿甚至还有点儿蛮横。而眼前的林肯呢，留着胡子，一副倦容，模样儿却和蔼可亲。在沃什伯恩看来，这位新当选的总统就像伊利诺州南部一位混得不错的农场主，前来上市赶集。

“不是假的，是真的。就是人们常说的化妆术。坐在从斯普林菲尔德往这边开的火车上，我总得作点什么，帮帮忙嘛。”两个肥胖的黑人妇女抬着一桶灌香肠用的猪肉匆匆赶着上火车，林肯闪在一旁让路。这时，平克顿打出了手势，要他们跟他出站。

在去车站出口的路上，沃什伯恩说：“我已经雇好了一辆马车。原来说好，西沃德州长在这儿和咱们碰头的。他保准睡过了头。我们把你们安排在威拉德饭店了。斯科特将军认为，你们住那儿比住我们给你们找的住房更安全些。”

林肯没有答话。沃什伯恩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听自己的讲话。车站外面，在国会大厦左方的高处，冬季萎缩了的太阳就象个模糊的小小黄图章，盖在了灰色羊皮纸似的天空上。国会大厦那圆屋顶从原来的地方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台巨型的吊车，形影横空，极象一副绞刑架。吊车的下面，是圆形的大理石基座。那样子使人不由想起高第埃尔公司制作的喜庆白蛋糕。

四人爬进了马车。平克顿紧靠马车夫坐着，拉蒙坐在背朝马车夫的位子上；林肯和沃什伯恩一同坐在后座。这时，沃什伯恩

发现，林肯总是提包不离手，就是坐在了马车里，他还是把它握得紧紧的，连手上那硕大的指关节都发了白。

“里面装的是加冕盛典用的珠宝吧？”沃什伯恩指着手提包问。林肯依然紧握着提包的把手，放声大笑。“里面装的是我的品德证明书，我的就职演说。”沃什伯恩想进一步摸底，说：“我们大家都很想听听你要讲些什么哩……”

然而，林肯却无意去谈论这个题目。“看来，是在搞什么新的建筑哩。”他透过车窗，望着宾夕法尼亚林荫大道路北的一面，只见高大的宾馆饭店鳞次栉比，沿街矗立，就象无数座砖建的兵营，有酒吧和商店混杂其间。在快到第六街拐弯的地方，座落着布劳恩饭店。沃什伯恩对林肯说：“你四十年代在这儿的时候，布劳恩饭店就落成了。”林肯点了点头，说：“林肯夫人和我就是在这家饭店度过了我们来华盛顿之后的第一夜。后来呢，我们带着两个孩子搬进了一家供饭寄宿店。”

第十二街上，矗立着科克伍德大楼。最后，在第十四街和宾夕法尼亚林荫大道的街口上，座落着全城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心——威拉德饭店。这家饭店正好在财政部大楼的对面，位置极好。大家都认为，财政部大楼的位置很有象征意义：前有威拉德饭店，后有总统官邸，三点成一线，可谓左右逢源了。

威拉德饭店的正门开在第十四街和宾夕法尼亚林荫大道交汇的街口上。门前树木光秃的枝干从砖铺的人行道上面伸展到大门的两侧。沿林荫大道再往前，有一座小小的希腊式礼拜堂，完全被这幢高大的饭店建筑遮掩了。

马车在饭店的正门前面停下，一个穿制服的黑人伺候四人下车。“先生们，行李在哪里？”

“下班火车才到。”林肯答道。

在门厅里面，有六七个黑人脚夫在站着打盹儿，一位协理在大理石柜台后面翻阅着一堆信件。平克顿用拳头砰砰地敲了敲柜台，想引起协理的注意。只见协理那张最白皙的面孔由于怒火中



烧顿时变成了浅红。接着，平克顿又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点什么，那张脸马上变得比原来还要白。他匆忙从接待处里面走出去，紧握住沃什伯恩的双手，由于紧张而结巴着嘴说：“总统先生，欢迎阁下来威拉德饭店下榻。”

“这位才是总统哩。”沃什伯恩指着林肯说。

“是当选了还没有上任的总统，”林肯说。“咱们可不能藐视命运哟——我离当上总统，还差十天哩。”

“诸位的房间，阁下，还没有准备就绪。”协理朝着拉蒙说。这一回，他不再把沃什伯恩当成林肯了，却把拉蒙当成了总统。

“先生们，我原以为诸位今天午后才到。所以，带有客厅的六号套间里面还住着威廉·道奇先生。道奇先生可是纽约的豪富哟，也是本店尊贵的顾客。眼下才六点半，他还没起床，我敢肯定……”

林肯回头对拉蒙说：“你想法叫那人搬出去。”说话间，有个年纪很大的白人脚夫走近沃什伯恩，带着很重的地方口音说：

“我说沃什伯恩先生，俺就知道你给咱们领来了一位总统。我马上就领二位去见西沃德州长。”说着，林肯和沃什伯恩就被领进了大餐厅，只见西沃德正孤零零地一个人坐在一条长桌的主位，抽着雪茄，半闭着双眼。在他身后，堂倌们正往餐具架上摆放暖锅，除他们之外，宽敞的餐厅里就空无一人了。

西沃德见林肯到来，唰地一下站了起来。这时，沃什伯恩注意到，他站起来比坐着也高不了多少。西沃德当年的一头红发，现在已经全白。他鼻头宽大，两眼灰白。长期以来，他一直主持着纽约州的州政，还兼任着年轻的共和党领袖。设若当初不是林肯的竞选助手们在芝加哥的党代会上，运筹帷幄略胜西沃德的助手们一筹，那么，西沃德本来也有可能当上总统的。他比他的对手新总统年长七岁。此刻，他同林肯握着手，以沙哑的声音拌合着他终生嗜雪茄和鼻烟成癖而形成的浓烈气息说：“林肯先生，你和我原来想象的一般高大，真是分毫不差呀！”西沃德抬头看

了看林肯，发现他竟比自己整整高了一英尺。“在竞选中，你我虽然见过那么两分钟的面，可我一点儿也没能好好地看看你呀。”

“州长，你和你的肖像一样，真是眉清目秀啊。”林肯躬身施礼，身子弯得象把大折刀。沃什伯恩感到，林肯的动作太急促、太滑稽了，不过他同时又为自己能够有幸目睹这两大对手的第一次会面而感到喜悦。须知这两大对手，曾经一度使诞生刚刚六年之久的共和党大有分裂之势——一方是主张不惜一切代价解放奴隶的废奴派，虽说并不完全是由西沃德领导，却也常常是以他为代表的，另一方则是以林肯为代表的比较温和的西部派，主张限制奴隶制的扩散。当时，林肯是铁道律师，虽然生意兴隆，但在政治上却很失意。十二年之前，他任过一届众议院的议员；两年之前，竞选参议员失败；只是现在，才当选为总统。林肯当选总统是个难以令人置信的政治奇迹，连他的老朋友沃什伯恩迄今还如处梦境。其实，这也难怪，因为林肯究竟怎样从西沃德州长手里夺得了共和党的总统提名，究竟怎样进而击败了北部民主党的候选人即大名鼎鼎的斯蒂芬·A·道格拉斯（曾几何时，此人在参议员竞选中还把林肯打得落花流水！），以及另外的两名候选人，即南部民主党候选人约翰·C·布雷肯里奇和辉格党候选人约翰·拜尔——对于这一切，摸不清来龙去脉的又何止沃什伯恩一人！林肯得到的票数不到总票数的百分之四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少数派总统，然而，他毕竟还是当上了总统。

西沃德打出手势，请林肯坐在餐桌的首位，他自己坐在右边，沃什伯恩坐在左边。接着，他吆喝起堂倌，却受到无礼的对待：“不到八点不卖饭！”

“麦克！”沃什伯恩高声喊道。于是，老脚夫应声从堂倌中间过来，走到桌前。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吃上了早餐，品尝了波托马克河当年第一批上市的鲱鱼。

“想来，你大概再也不会来这儿吃饭了吧？”西沃德毫不客

气地大嚼着鲱鱼子问道。

“肯定讲，等待我的饭食要比这糟糕得多。”林肯啃起了苹果。他和沃什伯恩一样，是位严格的戒酒主义者，同时呢，他又和他的这位朋友不一样，因为通常他的饭量很小。好多年了，胖福来临，满面红光的沃什伯恩就一直敦促林肯多吃些饭，或许有助于他的便秘。林肯便秘十分严重，极少有一周仅两次的时候，不得不成加仑地拼命喝一种叫作“蓝弥撒”的轻微腹泻剂。不过，沃什伯恩感到，林肯瘦是瘦，倒是蛮健康的，而且膂力过人，就象谚语里所说的公牛。他能两臂伸直，用手抓住大板斧把的末端，硬是把它从地上举起来。

这时，仿佛着了魔似的堂倌们已经走开，麦克也去门口站上了岗，他们的谈话谁也听不到了。于是，林肯小声地对西沃德说，“我偷偷溜进了首都，就象个小偷！这种苟且的行为，即使我能改过自新，人们也是难以忘却的呀。”

“阁下，阴谋行刺可是确有其事啊。”西沃德打了个喷嚏，接着就用黄绸手帕大声地擤起鼻子。

沃什伯恩由于代理了暂时还没有权力的国家元首，这时就朝林肯说：“你知道，你经过巴尔的摩的时候，要坐马拉的车子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转车。一伙儿歹徒计划当场要绑架你哩。”

“可卫兵不少嘛，足以——”

西沃德挥动起一支未点着的雪茄，打断了林肯的话。“我们得到对你阴谋行刺的消息时，离你们到达巴尔的摩的时间太近了，采取措施来不及了。所以，斯科特将军才坚持要你照常前来，国会两院也就非正式地同意了。”西沃德看了一眼沃什伯恩，沃什伯恩作为众院的唯一代表庄重地点了点头。

林肯伸展双臂，只听后背咔叭响了一声，这才放下。“敢说，我当时真觉得还不如叫人给枪崩了倒好。不瞒二位，我就觉着啊，走了一程又一程，简直没个头。火车一坐就是十二天，真叫

人难耐到了极点，除非是——”他补充说，“象我老岳丈过去常说的那样，又上两个人，外带上一个活宝，那还差不多。”西沃德一笑，把雪茄点着。

“你这次顺利到来，似乎可以说是一个胜利嘛。这从读过的报刊上可以看得出来，”沃什伯恩说。

“咳，我从来可没作过那么多的演讲，而且所讲的内容，又很少很少。这么看，效果倒是很不寻常哩。”

西沃德吸起了雪茄，朝着天花板喷云吐雾。“阁下，你在沿途什么地方讲过，有六个州已经脱离了联邦，还有更多的州也扬言要脱离，同时呢，叛乱分子从佛罗里达州直到北卡罗莱纳州都在纷纷窃掠联邦的财产。可你说呢，尽管这样，却并没有造成什么重大危害。阁下，听到这种说法，我心里着实不安哩。”

“我说的是，对于左右大局的任何个人来说没有造成危害，”林肯心平气和地说，“——到目前为止。”

对于最后这个短句，西沃德和沃什伯恩都为之一震。

“你知道的，”西沃德说——他调转了矛头——“人家都说，我是个火药味很浓的家伙哩——”

“你说过冲突是‘不可制止的’<sup>②</sup>嘛，”林肯莞尔一笑。“于是乎，你就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让给了我。”

“那可是我生平最愚蠢、最糟糕的一次演说啊！”西沃德稍作停顿之后又问：“我晓得你既不吸烟，也不喝酒，是不是也信教在礼呢？”

“噢，不是的。其实呀，记得有一回我在伊利诺外出参加巡回审判，有位陌生人请我喝威士忌，我说我不喝酒；他又请我嚼烟草，我说我不用烟。末了，他说：‘你甭这样，我早看透了，人他妈不作恶，也就他妈不能为善。’”

几年来，沃什伯恩不下十来次听林肯讲过这个离奇的逸闻，遣词用语都一模一样。林肯这人，每隔一段时间，总爱讲上点儿轶闻逸事，把它当作一种标点符号，也可以说是当作一种遁词。

不过，讲起长篇大套、妙趣横生的故事来，林肯也是行家里手。从前有好多次，沃什伯恩在伊利诺森林中那些偏僻的村野小店里，坐在火炉旁边，旁听过参加巡回审判的律师们进行讲故事比赛，每次的佼佼者总是林肯。往往，他抛出第一个笑料就把众人逗得哈哈大笑，接着他就亮开他那流畅自如的男高音，洋洋洒洒，却又一本正经，把越来越多、越来越逗的笑料一个又一个地抛出去，直到逗得人人都笑得喘不过气儿来，陶醉在欢笑之中。那时，他经过事先的认真准备，进行演说也同样是很感人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他除了讲笑话，搞风趣，面对听众讲话却总不能自然大方。每逢讲演，他总需要详细拟好提纲。此刻，沃什伯恩希望，林肯身旁椅子上放的提包里就装着这么一份仔细拟就的提纲。

西沃德建议，林肯在当天的晚些时候去看一看他的新居白宫，拜会行将卸任的总统詹姆斯·布坎南先生。“那可是个老好人哩。”西沃德说。

沃什伯恩对于这种说法不想轻易放过。“老好人？他容许佛罗里达州的叛乱分子掠夺联邦在彭萨科拉和基韦斯特的财产。他容许南卡罗莱纳州的叛乱分子占据穆尔特里要塞，那可是属于联邦的啊……”

“我认为，那不能全叫布坎南先生负责。”西沃德口气平和。

“毕竟，南部佬事先给咱们发出过不少警告嘛。他们说过，如果我们眼前的这位朋友当选了总统，他们就要退出联邦的。结果呢，他真地当选了，人家也就退出了。”

“并且还伙同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几个州一块干……还有个弗吉尼亚州，我敢打赌！”

“哎，弗吉尼亚的局势怎么样呢？”林肯忽然惊觉起来，“弗吉尼亚可是打开这把难开的锁的钥匙呀！”

西沃德耸了耸肩膀。“所谓的‘议和会议’，目前已经开了两个礼拜，是由弗吉尼亚人当中唯一拥护联邦的老总统泰勒主持

的。”

“气氛怎样？”

“就象大多数议和会议一样——剑拔弩张，杀气腾腾。”

“如果弗吉尼亚退出联邦的话……”林肯戛然而止。

“那就意味着战争。”沃什伯恩接上去说。

西沃德一语未发；他在仔细地打量着林肯，想窥测出他的真心实意。林肯呢，却不露声色。于是，西沃德几乎是信口说道：

“你知道，从某一方面来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那些棉花王国——还有他们的奴隶制问题——的纠缠了。”

“这么讲，你的‘不可制止的冲突’又从何谈起呢？”林肯淡然一笑。沃什伯恩觉得，林肯笑得有点儿软弱无力。接着，他就低下头来，大嚼特嚼起一盘炸牡蛎。这道美味佳肴，在沃什伯恩年轻的时候还鲜为人知，后来才渐渐成为华盛顿的一道脍炙人口的风味菜。

“如果我们容许咱们那些误入歧途的弟兄——他们都是些可怜的傻瓜——享受和平的话，那么，冲突就是完全可以制止的了。那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加拿大，转向墨西哥，转向西印度群岛了……”

“西沃德先生，一个政府已经把自己为数一半的军事据点丢给了自己内部滋生的叛乱分子，而你呢，却还在为它大作王道乐土的美梦。”

西沃德挥动手中的雪茄作了一个优雅的芭蕾似的动作。“就让蚊子去占据那些地狱般的要塞吧。你领略过南部的风光吗？”

“我在新奥尔良住过，”林肯说。“不仅如此，”他带着某种严峻的神情补充说，“我还出生在肯塔基州，这谁都知道。”

“那可是个边疆州哟。”沃什伯恩说。

“而且是个盛行奴隶制的边疆州。”林肯补充说。

“我在当纽约州长时，”西沃德如醉如痴，“一有机会就到加拿大那边看看。那些加拿大人，你是了解的，讲英语的那一部分都

是精英，急切想加入咱们的联邦哩。”

“我似乎还记得，”林肯放下了第二个苹果核，把椅子从桌边向外拉了拉说，“我们曾经两次侵犯过加拿大，一次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另一次是在一八一二年。为了不被併入咱们的联邦，人家还真枪实炮地打过一番哩。”

“当时有种种误会嘛！”西沃德轻描淡写。“不过是误会而已。而今呢，事过境迁了。”

林肯站了起来。“而今呢，咱们自己家里就有些误会先得消除消除。所以呢，还无暇长途跋涉去光顾加拿大。况且，我们——你和我——还有组阁的事急着要办呢。”

“请你今晚和我一起吃饭可好？”西沃德问。

“十分高兴。现在，我得先去睡一会儿。昨晚在火车上，有个醉鬼一个劲儿地唱‘狄克西’<sup>③</sup>，反反覆覆，没完没了。”

“这首歌，咱们可不喜欢。”沃什伯恩说。

“是啊，先生，不喜欢的。”林肯一边说，一边朝麦克站岗的门口走去。接着，他又停下来说道，“‘莫睬他，莫睬他，狄克西！’”林肯引用的是那首歌的合唱部分。他皱着眉头问道，“他们要‘睬’谁呢？”

“或者是问，他们‘莫睬’的是谁呢？”

“那还用问，‘莫睬’的就是我嘛。不过，情况会变的。”他又对西沃德说，“还记得吧，西沃德先生，仅仅几年之前，你和我还不是一块儿在波士顿的特里蒙特教堂演讲来着……”

“那是一八四八年的九月。当时，你正在为扎查里·泰勒竞选总统到新英格兰去游说。你上街穿的是件亚麻风雨衣。我还当是你都忘了哩。”

“你呢，穿着一条黄马裤，和你现在穿的一样。我总在想，象我们这种搞政治的人，大概什么事情都不会忘记的。先生们，祝二位早上好！”说完，林肯转身离去。

沃什伯恩侧头问西沃德：“印象如何呢，西沃德先生？”

西沃德皱起了眉头。“说不清。同草原政客打交道，我还没摸上头绪哩。恕我讲话如此冒昧，沃什伯恩先生。”

“好说，好说。起码，你我之间还是彼此摸底的嘛。不过，阿贝这人，晓得吗，并不是个真正的西部派。照实说来，他是自成一派，与众不同。”

“从哪方面讲呢？我原来以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你们西部的典型政客，什么‘来自人民的人’喽，什么‘铁道木工’喽<sup>④</sup>，等等，等等。”

沃什伯恩哈哈大笑。“这些都是为了竞选编造的。”

“你是说‘诚实的阿贝、铁道木工’都是捏造的？”

“真真假假，似是而非。据我了解，他年轻的时候，也真地干过一两次的木匠活。不过呢，他一直是混政界的，也当过律师。诚然，说他诚实正直，这是不假的。不过其他嘛，还不都是为了在家乡拉选票？”

“原来我还当是，咱们有幸在这儿结交的又是位靠‘蒂普卡努’起家的哈里逊<sup>⑤</sup>哩。”

“不是的，西沃德先生。我们有幸结交的是个城府极深、心机不轻易外露的人。你可不要低估他哟。”

西沃德仔细地打量起沃什伯恩，想弄清他说这番话，是不是开了个西部人的晦涩的玩笑。他看到沃什伯恩一本正经，这才发出了一个新闻记者们常常提到的“西沃德之奸笑”。“我想我决不会低估他的，特别考虑到目前我和他的特殊工作关系。”

“你要当他的国务卿，对不？”

西沃德点了点头。“不过，还只是计划而已。究竟如何，还得看意见是不是一致。”

“你有什么条件呢？”

“我的条件就是：我们两人必须在内阁其余的成员问题上达成一致。按我的想法，内阁要由见解大体相同的人员组成。我是辉格党人，是温和派。林肯先生也是嘛。咱们党的大多数领袖都



是。不过，我担心的是，他硬是要把蔡斯那样的彻底废奴派、贝茨那样的辉格党、韦尔斯那样的民主党统统都弄了进来。”

“那样作又有什么不好呢？”沃什伯恩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其实，他了解西沃德的伎俩——早在头年秋天，西沃德和他主要的亲信《奥尔巴尼晚间纪事报》的董事瑟洛·威德就已经秘密制定了所谓“奥尔巴尼计划”。他们打算把蔡斯这样的角逐总统职位的对手排除出内阁。他们还野心勃勃——这是否违反宪法，姑且不论——想架空林肯，使他变成傀儡，然后，由党的全国领袖、名扬八方的西沃德接过全国的实际行政大权。那样一来，西沃德就会成为林肯这个有名无实的最高主宰的总理大臣了。

“我认为，”沃什伯恩小心翼翼地讲，“把拥护联邦的所有方面都团结起来，包括民主党、废奴派以及辉格党和温和派等等，这样才最有政治家的气魄。即使，”他朝西沃德微微一笑，“其中有象蔡斯那样的对手，也无碍大局嘛。不管怎么说，林肯还是选中了你嘛，而你呢，也是他的一个主要对手嘛。”

“我过去是。”西沃德语气里流露出感伤。“可再也不是了。如今，我年龄太大了，不适合当总统了。”西沃德微笑着，想表明他是言之由衷的，好让沃什伯恩相信，他再也不是林肯的竞争对手了。“不过，把蔡斯和其他那些人都弄到一块儿，也够他对付的哟。好吧，走着瞧吧，好不好？”

西沃德亲切地用胳膊挽起了沃什伯恩。两人离开餐厅的时候，厅门已经敞开，开始接待当天头一批吃早餐的顾客。进来的是一群面色苍白的孩子。神色俱厉的妈妈们又是哄又是打，把他们一一赶到了餐桌旁。孩子们哭啊，叫啊。

---

#### 注 释：

① 阿贝——是亚伯拉罕一名的昵称，林肯的全名是亚伯拉罕·林肯。

② “不可制止的冲突”是1861至1869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威廉·西沃德在1858